文翰大成

百五十二

碑碣 自漢至唐

漢書門 類 三七四一 號 一四三 函 五 架 一〇〇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三七四一 號 一〇〇 冊 三六二 函 二一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41
冊數 100(92)
函號 362 6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二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　厚校正

碑碣類

漢

郭有道碑　蔡伯喈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

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曜嗟爾來世是則是効

陳太丘碑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脩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許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閉心靜居大將

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
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
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群寮賀
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慚於文仲竊
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
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椁
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群公百僚莫不咨嗟巖藪知名
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
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
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〻乎文哉書曰洪
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
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
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資始既正守
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遺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
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
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
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時銘斯可
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乃作銘曰
巍巍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
文微言圮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
有極

齊

司徒褚淵碑　王仲寶（名儉琅邪人拜祕書郎）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産云亡宣

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公
諱淵字彦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
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
穆公德合當時行比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釆王
室每懷沖虛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無
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
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
敦穆於閨庭金声玉振寥亮於區宇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
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遙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
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韻宇弘深喜慍莫見其際心
明通亮用人言必猶於己汪汪焉洋洋焉　之不清撓
之不濁衆勝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宋文　亦端明臨朝鑒

無昧衆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　尚餘姚公主拜
駙馬都尉漢結姊髙晉姻武子方斯蔑如　辟褐著作佐郎
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具瞻
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儀
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籍甚以父憂
去職喪過乎哀幾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闋除中書
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効惟穆于時新安王
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為司徒右長史
轉司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
左　刃入為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
　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內贊謀謨外康流品
制勝既　斯明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續簡帝心聲敷物

聽事寧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
功應廣祇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既秉辭梁之
分又懷寢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以之重為侍中領右
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丹陽
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衿帶實惟股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
以禮成民是以息　明皇不豫儲后幼沖貽厥之寄允屬時望
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
衡外寬內直弘二八之高譽宣由庚而垂詠太宗即世遺命
以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秉
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登太
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美談亦由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
賞於士伯者也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朝議

以有為〻之曾侯亟式存公忘私方進明準爰降詔書敦還
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己弘化值三季在辰
戚藩內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
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控絃於宗稷流鋒
鏑於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而餘黨寔繁宮廟憂逼公
乃摠熊羆之士率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康國祚
於綴旒拯王維於已墜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
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
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改授
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毋艱去官雖事緣義感而情
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天厭宋德水運
告謝嗣主荒怠於天位彊臣憑陵於荊楚廢昏繼統之功龕

亂寧民之德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筭雖無受脤出車之庸
亦有甘寢秉羽之績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
睦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
弼諧允正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
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鑒崇替孰能光輔五君
寅亮二代者哉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邦教今
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暫遂沖
旨改授朝端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
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騁績康衢延慈措后義在資
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蹕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
祕寶游談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琴
心殷宥[illegible]遘[illegible]由想君聽察日之温臣肅秋霜之威肅

焉穆〻焉於是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太祖升遐綢
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録尚書事稟玉几之訓奉綴衣之禮擇
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內平外成實賴諧職增給班劔
三十人物有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
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
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録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建
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寢
疾衛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公之云亡
聖朝震悼於上群后恇慟於下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
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録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劔為六
十人謚曰文簡禮也夫秉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己以
游當世不能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

無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祇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爲。是以義結君子。恵霑庶類。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蹕之眇默。餐輿誦於丘里。贍雅詠於京國。思衛昂之垂文。想晋鐘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辭曰。

辰精感運。昴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鑑璿曜。瓊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嶽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內謨帷幄。外曜台階。遠然不肅。邇無不懷。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諒實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衛館。眇眇玄宗。蔓蔓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散。嵩構云積。梁陰載缺。德猷靡嗣。儀形長逝。惆悵餘徽。鏘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庾子山

昔者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公諱慈。字元達。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於周張仲爲孝友。謀於晋張彥爲賢臣。韓有開地。則五世強國。趙有孟談。則三卿不戰。祖慶少習邊將。憑仗智勇。雖復五車竹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書。即以將軍自許。角端在手。必無齊魯之侵。蓮花插腰。甚得蛟龍之氣。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霸城縣開國伯。贈河州刺史。父璨。公子公孫。有鎡基於天下。良弓良冶。有世業於家。風書則百家可知。劍則千人可敵。三槐以爲昂象。物知其神。對五等以桓珪。旆疑瑞守其宮室。君以才望兼而受之。終於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

開國公贈河州刺史公秉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在髫髮
甫就勝衣竹馬来迎已知名於郭伋羊車載道即見賞於王
澄豈直童子明經書述説卦而已至如禅河清論秋水高談
故以辨析龜林聲馳鹿野國家官族君為首姓趍家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襲爵為公增邑合一千六百戸弱冠登朝傳
呼甚寵漢魏台昂故無此　中朝方伯罕有其年大冢宰任
總機衡是勤王畧惜君忠壯委以爪牙乃領左廂親信出
梁州防主華陽西極漢水東流巴濮既寧沉黎即静保定四
年王師北伐以君驍勇被召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函谷將燒
白馬之城以獲烏巢之壘既而中途甚雨未獲圍原軍師閉
喪不成侵宋柱國趙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則河間上書
則任城置陣作鎮崤丘揚旍錦水白虎之俗難安治絲之盟
不定以君智略入佐中權天和元年授使持節大都督治[illegible]
國總府司録仍轉司馬餘官封如故相如西喻鏤石於靈山
武侯南征浮船於瀘水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九品課工為上
之下四年入朝歸事宰旅即受載師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
境即用和隣入國聞喪仍從會葬之禮可使南面此之謂乎
尋以本官入治軍正至如渭水兵書在心為志軒丘陣法聚
石成圖既得師不疲勞兵無怨讟入陪中禁更領儀同郎客
城池門闌戸籍咸資巡警並用司存帝城近臣公室寄感如
逢司隷似畏都官既而孤城鄭嫗不相其年巳水深翁不醫
其疾春秋三十有三奄捐官舍呂子明之疾甚歎軫吳王阮
元瑜之長逝悲深魏主有詔贈其官禮也以建德四年三月
日歸葬於河州苑川郡之禁山公六郡良家西河昂族地壯

金行人雄塞氣兵書六卷河水浮來射法三篇天弧夜下鋒旗不息刁斗恒驚猶得馬上讀書軍中習禮太史子義善於謀策諸葛公休長於撫衆四代儀同三司七世河州刺史鍾鼎成列冠蓋連陰所謂生為貴臣死為貴神者也但以遊魂久客反葬途遠道阻山長妻孤子幼哀聲滿野愁氣連雲況復松檟飄颻方臨武威之戍丘陵迴遠直對臨洮之城馬援亡於武溪尸柩返於魏里梁鴻死於會計妻子歸于平陵嗚呼哀哉崎嶇遠矣昔者繁昌祠前所有黃金之碣德陽墓下猶傳青石之碑是謂勒功乃為銘曰

七葉佐漢五世相韓忠臣入仕孝友當官青城仙洞黃石祠壇臺堪走馬書是迴鸞武定風飈霸城嚴肅並馳双傳俱分兩竹重世刺舉連鑣衮服草靡青丘風馳赤谷世不乏賢挺茲上嗣孝有三德忠無二志劒㫖身挺書堪百試旍節既秉高蟬且珥龜轉印函虵盤綬笥左右將軍前後常侍繼踵五侯因循三事旍旆九坂艫舳双流還驅木馬更引金牛江波錦落火井星浮蹲酒望帝安歌蜀侯受脤河陽偏師洛浦置陣成臯連旗廣武朝兵滅竈夜營多鼓箭起六麋鋒摧九虎倏忽人世俄然今古崇發兩星鑿驚二豎遊魂通夢言反舊塋紫泥賜冊黃腸贈行途登石紐路入金城寒関樹直秋塞雲平劍埋合柱書藏鑿楹武侯為廟欒公為社雲蓋低臨霓裳紛下碑枕金龜松横石馬永矣身世留名華夏

唐

中書令梁國公姚崇神道碑　張道濟

叙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存畫為九

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乂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蓋維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勛王室建旗舊府公紈綺而孤克廣前業潄昴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存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為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〻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兼脩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驂乘之恩自時厥後恒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為禮部尚書

孫顯儁以別駕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兖州刺史頻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為潁川郡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卑秩君洪從唐高祖起晉陽為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沒頻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奪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讒謫死嶠南播有史學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為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括為御史大夫括孫瞻為太子賓客瞻兄昕為義成節度使暐為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儁至瞻皆有傳見於史其家自平陽或遷太平或遷蒲坂或遷寶鼎瞻之從父昆弟晤為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參軍樾樾生館館生澤州錄事參軍即公之高祖考也諱沼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歷晉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

更其氏曰文。歷峄太谷二令。漢高祖即位。復舊氏。更名某。漢
失天下。其支別者自帝於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錄事參軍。祖
考諱某。辟石州幕府。棄官歸鄉里。太宗皇帝平晉陽。召之不
起。以廟諱故。復為文氏。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官。所至以
彊直勤敏。樸利禳害。名聞達不可掩。判三司。開拆磨勘司。終
主客郎中。河北東轉運使。其治行之詳見於故平章事晏公。參
知政事王公。所撰墓誌及碑。公嘗朝廷褒榮三代。贈官皆至
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爵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為
第一室。夫人某氏配。燕公為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
公為第三室。周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郭氏配。魏公居
東室。魏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未備
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祀以

表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曾陝。居家洛都。神明遠[illegible]冥
符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力積[illegible]文鋒
迅驅。綏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illegible]國。一
二訏謨。戎柄允董。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illegible]黼藻彌煥
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恒禮拘。儼雖謙
口諍亦忘軀。但覩渾璞。誰詳瑾瑜。伊皋尺寸。管樂錙銖。名正
身遂。言誠願孚。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歡盡娛。川
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流哀。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
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
紆。鐫金刻石。鳳篆龍圖。乜耀光動。三泉澤濡。銓能敘事。理覈
詞敷。求舊銘實。慚殫而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

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鳴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張韓公廟碑　李遐叔

唐之元老。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張仁愿。盡力大朝。位尊將相。三城立廟。軍師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沉沉如生。鳴呼。生以功為臣。歿以靈為神。神乎宜奉。公總戎彊外。懸衛審政。拒隴循河。緜亘萬里。堅城雉防。扞蔽三輔。介冑之士。垂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為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方。遊騎至安定。官軍不到。縱略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騋牝。退存廬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覩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為請。搢紳獻議。則以和親為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耄老。且重煩之。及卜帥於太宮之庭。唯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逆駭。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公忠貫神明。慮機造化。鎮以長寐。湏其奸謀。一麾偏師。屠名王。復喪馬。奪氊拂雲。維而城之。並阿之河。列築三鎮。將精士鋭。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而遁。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冰轉鬭。無日無之。既而據河山。歌其動靜。納行旅。歸之衽席。憑墉而望。匹馬單兵。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刳腹心。朝廷無草竊之虞。天下減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廝。尚有存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節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無非功。罰無非罪。工流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既就。刊木標檜。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將之龜策

也。奇鑒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輩。猶或利害憑焉。況殊績功勛終始天地。翼輔先聖。寵綏元元。有茅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効耶。有吉甫獮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為大功。其餘秦恬漢青之倫。幾丘垤耳。尚或筌頌颺之。簡冊賁之。況忠武卓異。屢顧今昔而詠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嘆。奉銘神宮。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行風霆。崇岱壓卵。滄波灌螢。沉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三城。人謠億齡。謀出先後。構危於寧。張天之威。怐廟之靈。北狄頓顙。山戎來庭。萬里寢柝。緣河羅扃。趨拜故祠。德謝惟馨。翔野何有。群山青青。感激遺風。徘徊溯零。吾誰與歸。式薦斯銘。

周苛碑　　李元賓

昔天喪不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若殘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于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阨睢水之圍。而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内無完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免命。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擣。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授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瞵夔大呼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戶為上將軍。之政自不殺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為。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孩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絶

若傾。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反道。殲滅六國。天人合怒。噍類不留。今汝之業不足侔秦。而罪侈於秦。曾不知天以陰隲與喪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尅。非君能也。天厚其惡。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恚公之不屈。而恥其號。已聲如乳虎。指左右捽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靡軀異於不朽。不朽在乎立節。立節在乎顯主。主顯節立。獨苛有之。與夫由余授戈弘演内肝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我。及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耶。觀感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茲石以承闕文。其辭曰。

龍戰未分。崩雷洩雲。雷奔雲洩。其下流血。滎陽攻急。介士漭泣。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改。沉沉積冤。千古爰言。紀公先烈。系史之闕。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

李太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光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遠。琬琰不刻。豈前脩慟達者為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秉羹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主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變於尚。斬於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絶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讐。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

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跡動於天倫；曾姑棄子以卻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異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爲忠孝之士，亦烏能咆哮烜赫施于後世耶？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荊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産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涉、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頹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潔彼濲溪。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沚，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微子廟碑

賈幼隣

昔者高宗既沒，殷始錯命。政有斁倫敗紀，事有梗神虐天。迄于獨夫，穢慝乃稔。武庚不祀，茅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噫！湯之德未衰，故微子復興於宋矣。微子諱啓，實帝乙元子。帝乙憯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君肅恭神人，恪慎克孝。亦兼八元之偉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賛焉；尹盈惡夏，周公嘉焉；殁而不朽，仲尼稱焉。觀其進思盡忠，則得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沉吟出處之域

有以見聖德之情也。若乃受爲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顛躓。而君崎嶇險阻。遯迹藏時。晦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師。卒能脩復舊物。綂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啓。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于諸侯。武王未可擅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皇帝三十有一載。予作吏于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古老。輿人則得君之祠廟存焉。盛衰紛綸。年祀超忽。喬木老矣。靈儀儼然。椽欒狹壁。着月繼頽。藝蟲幣者日接。百代之後。而仁風獨揚乎。留連廟庭。乃作頌曰。

天華元命。星符在木。玄天降災。上慘下黷。人怨神怒。川崩鬼哭。赫赫聖邦。如臨深谷。遐矣微子。逢時顛沛。居亡念存。處否求泰。諫以明節。仁而遠害。[illegible]語父師。全身而退。龍戰于野。鳥焚其巢。桓桓周王。奄有商郊。面縛就執。牽羊投危。祀商循嚳。啓宋分茅。嗟爾宋人。來蘇是祈。穆如雨潤。靄若春養。以戴以翼。是宗是長。茫茫舊封。千載餘響。我求祠廟。永挹遺芬。荒諸蔓草。古木垂雲。惆悵懍暋。徘徊日曛。鐫石紀德。用添斯文。

後漢徐徵君碣　張子壽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慶。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涸濁。不抗迹以庇物。故退。非山林。不苟利以辱身。

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
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
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
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
雖不之屑就及聞薨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
所加生芻為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
可尋其變中權行中慮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
溺野逸而難群顏闔鑿坯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與議作
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為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
生則貶絕在心而經倫於世純儉以存誡博愛以體仁應物
以會通全己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
與彼數子直道而已哉靈帝初徵蒲輪聘焉會先生以疾終

時年七十有二子曰季祭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
十五年予忝牧茲邦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
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德其可沒乎乃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
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劭勒石舊邦以觀
其妙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意貞觀十九年東征島夷
師次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為太師謚曰忠烈公遣
大臣持節弔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
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
也昔商王受毒痛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

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
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
是重其死非忠也王子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
高不可以觀其危覩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
泉商王之命將絕於天憖挾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
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興運周武
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揔一心之衆當公之
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盟津公存而殷存公
喪而殷喪興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
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歿則垂其
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慚庸者愚
忠者勸其為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徵焉

嘗敢贖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
若進死者退生者狃猶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宴安
之今將寘力焉故司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
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
皇極叙彝倫弘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
者既移孝於親而致之於君焉有闘親失而不爭觀親危而
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
皆願其為子忠於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為臣故歷代帝
王莫不推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
宗有天下禋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
封墓葺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於
戲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為神明秩視群望身殲而名益大

世絶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于祠堂媿感精動而廟在隣邑官非軾閭刊石銘美以志丕烈詞曰

糜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為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猶視洛爾來代為臣不易

高愍女碑　　李習之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于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沉於江獄吏嘑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乃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備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不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翱在汴州彥昭時為潁川刺史昌黎韓愈始為余言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唐西川節度副大使中書令南康郡王韋公先廟碑

權載之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乃立宗廟以安神明。德厚流光。追養
繼孝。順而下之曰義。等而上之曰仁。國家稽合禮文。損益前
載。崇功貴仕。得祠四室。於王制。酌諸侯二昭二穆之義。於祭
統見君子盡志盡物之誠。惟太尉中書令南康郡王。懿文經
武。保合昌運。左右德宗。格于皇天。始恢隴坻之旅。終化岷峨
之俗。貴為上公。位極元台。克肆忠力。乃圖孝享。作新廟于京
師大安里。古者揚其功烈。銘于祭器。近古以魯鍾衛鼎追琢
先德。不若鏤文字於麗牲之碑之為詳也。乃謹而書之云。公
姓韋氏。京兆杜陵人。自扶陽重侯。用經明至宰相。後裔蕃昌。
德與位偕。積十六葉。至六代祖勲。字元禮。以字行於代。仕周
為車騎大將軍。入隋為汴州刺史。啓土郿城。易名曰莊。實生
孝恪。雅有文憲武德。初由侍御史為洛州別駕。生司農府君。
諱機為第一室。端誠正志。休有厥聲。專對出疆。艱貞復命。著
西征記以獻。太宗嘉之。剖符瀘州。脩起儒術。三典卿曹。陟降
屯夷。操持貴倖。不避强禦。繕理宮室。得其時制。史氏書之為
唐名臣。以夫人隴西郡君辛氏配。司農生坊州府君。諱餘慶
為第二室。清和脩潔。履道不回。歷右驍衛兵曹參軍。以至二
千石。以夫人武功蘇氏配。坊州生贈太子少保府君。諱嶽為
第三室。方嚴貞幹。政事脩明。在武后時。以直忤旨。由太原令
移佐睢陽。出入四紀。績宣中外。歷殿中監剖符八。州廬海潮
虢眉徐衛陜。所至之邦。有威有懷。凡再退命。以夫人扶風郡
夫人竇氏配。少保生贈太子太師府君。諱貫為第四室。盛德
循行。含章自牧。歷藍田尉。淅聲流聞。上簒崇厚。下貽風訓。凡

三追命以夫人涼國太夫人段氏配。噫嘻。自扶陽至鄅城。積
丕烈於前史。自考廟至顯考廟。派熾昌於後葉。列於禘嘗。備
厥義方。故南康郡王苞五常。貞四教。秉靈傑。出合道中立。初
[illegible]言偏師。建奇功。扞大患。立大節。以儒衣法冠。授律鑿門。佩亞
相之印綬。備元侯之節制。就加宗工。入掌金吾。撫征全蜀。命
賜備厚。由地官轉天官。參總端右平章宰政。進中書令。加司
徒太尉鈇鉞秬鬯旂鑾珥戈。有嚴有翼。乃蔚乃赫。忠厚博大
以阜俗。信應仁勇以成師。南蠻納邸。西羌解辮。象胥譯戎捷
樂府陳夷歌。守正持重。推誠畢力。開地通道者九千餘里。生
聚教訓者二十一年。天文紀功。刻在金石。暨德宗棄天下。太
上君諒闇危言急病。體國忘身。毅然君子之道。卓爾大臣之
節。永貞元年秋七月薨。終命于理所。策贈太師。有司奏謚曰

[illegible]成距今凡八[illegible]不
[illegible]請灌孝吉蠲而元孔一國事司業[illegible]其常事。
孝友而才。稱於士大夫。公之仲兄曰某屯田員外郎。贈鄧州
刺史。夾妣氏曰肇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贈左散騎常侍咸
以器望而延褒賜。公之夫人贈魏國夫人張氏。其祖禰與外王
父皆秉國鈞。為天下華腴。嗣子工部員外郎行立。銜恤無怙。
齊衰中禮。大凡四廟之支。旁尊群從。煊赫以々蕃不可勝書。至
若質明光近沐浴盛服。處中以理。嘉薦亞懈而無違心。太譆
沉齋馨香條鬯。既思其志意。若聞乎容聲洞々乎屬々乎。有
以見舉十倫而備百順。昔素王之以戰則克。祭則受福。其斯
之謂乎。司業恃手足之凋落。感春秋以悽愴。求懷明發。俾篆
斯文銘曰。

新廟有侐。靜身奕奕。孝孫匪懈。玄衮赤舄。洪伐章章。乃侯乃
王。漢稱扶陽。唐有南康。二十三葉。沛然蕃昌。四室崇崇。斯焉
享嘗。烈烈南康。温良能斷。謀猷尊俎。文武楨榦。汧岐之西。祲
沴銷散。片絡之下。天文昭煥。撫封全歸。冥寞德輝。聿脩孝享。
家法無違。以貽以穆。以嗣以續。和氣婉容。苾芬享熟。子孫小
大。罔不祇肅。神之聽之。報以介福。

三受降城碑　呂和叔

夏后氏道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
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
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恃險而弛張。蕩象昊穹之妙用。施勝
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
存乎其人。三受降城。蓋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
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頹為
荒丘。退居河壖。歷代莫進。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
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啓。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
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
及擐。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邊鄙
懼。河冰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于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
年。黙啜強暴。瀆鄰構怨。掃境西伐。漢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
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
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奸
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為中城。東西相去各
四百里。遙朝那而北闢。斥候迭望。幾二千所。損費億計。減兵
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於寸

睥睨大漠於一掌，鷲塵飛而烽火燿，孤鴈起而刁斗鳴，涉河
而南門用晏閉。韓公猶以為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驅神策
鞠虎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貢琛賣受厥角定保
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苦塞萬里之野，大畧方
運，元勛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
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城隳險固，寇得凌轢，或駈馬
飲河而去，或控弦劘壘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
天子誕敷文德，茂育群生，戢兵和親，北狄右衽，然而軍志有
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柝，亦宜鎮以
元老，設之廟勝，俾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略，使
其桀不敢侮[illegible]云不敢反顧，永讋遠氣，無生禍心，僣威馴恩，
翕息[illegible]燕復惶而光烈

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强，制以全策，直漢橫塞，揭竑雄
壁，如三蹋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各閑風雷，俯視陰山，仰看
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纖塵不來，時惟韓侯，方
運神妙，觀釁則動，乃誅乃弔，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贊，
不策清廟，我聖耀德，厥爲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兒
守，摧亡固存，于襄于夷，永裕後昆。

平淮西碑　韓退之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
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
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
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

莠已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
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数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
傳次在予予不能事〻其何以見于郊廟群臣震懾奔走率
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
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
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
葉襄等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刼皇帝歴問于朝一二外臣皆
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
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决唱聲萬口和
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
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
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鄜延寧慶
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
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在
行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
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
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度都統討軍曰
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
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
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
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
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
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卒萬二千再入申破

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淂賊將輒
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
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
月壬申愬用所淂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
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淂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
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
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
悉縱之斬元濟於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右僕射帥山南
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
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
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揔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
還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
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
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
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
不岳狩。百隷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
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惟蔡不
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
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帝
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
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
之。常兵洄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
來降。自夏及秋複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

命相往𢇁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
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
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来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
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
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
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取
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
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
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
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来同我太平淮蔡
為乱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
伐四年小大並宜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既定淮蔡四夷畢来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㝡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
南海神次㝡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
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犠幣之數倣而依
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
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
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
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常以立夏氣至命
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
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
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慽

既往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辭而為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尊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蜒蜒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嗷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太和耋文歌詠始公之至盡除它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

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之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脩猪羊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隷我侯之至案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脩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

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侮慢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取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莫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柳州先聖文宣王廟碑　　柳子厚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攻刼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群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惑。聖言。今夫子代千

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諭。如在于前。苟神之在。寔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寔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藂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爲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

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
繼在後儒。

許由先生廟唱　楊植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淂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淂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淂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粃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為臣之道。拜先生廟者。淂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把不爽也。使發之聖。淂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絜也。於乱則吾用。於治則吾絜。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絜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而超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喜為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山嶽。融為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絜。雖死不褻。先生武也。噫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見。寥廓。但冀頌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為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為吾輩。我来獨尋。清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于漢光武之世東觀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乱之際卷舒羲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為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静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静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覩慕焉蓋運有會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歳在大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仰聆德風刻頌于石其文曰

季漢浩浩漢風溥溥先生括囊鳥獸同群四海既平故人為君富貴於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濆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勝蘭焚猗歟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清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和州刺史張擇神道碑　　白居易

張之為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司空華丞相嘉以降勛賢軒冕歴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於呉故其子孫稱呉郡人嘉以孝悌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為司徒即公五代祖也司徒之孫儔在隋為呉郡都督即公曾王父也台州臨海令諱鶚即公之大父也袁州司馬

諱孝績。即公皇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婚姻稱，迄今爲江南
右族。公諱揮，字無擇。未冠，丁京州府君憂，廬于墓，晝號而夜
泣者三年。有靈芝醴泉出焉。既冠，好學，能爲文，從鄉賦，登明
經第。既第，應制擧，中精通經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
吾錄事，換杭州錄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僞制補吏者三十
八人。假年侍老者二十人，擧而正之人，伏其明會。劉幽求
來爲刺史，擧課上聞，詔授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丞有才婿
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数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姚元
崇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景爲江
淮安撫使，表公正直，奏署部從事。吏部尚書陸象先爲河東
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以不茹柔，不吐剛，得罪。繇
是左遷鄂州司馬，移深州司馬，轉虢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
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之在郡。
奉詔條卹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害農，公請蠲穀籍
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爲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
密踪誣奏，以附下爲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泣而遮道者
数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于家。天寶
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
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天地
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馭天下四十有五年，
可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逢其時，然職不過陪臣，秩僅至郡
守。凡所貯畜，欝而不舒。嗚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爲賀知
章、賈彥璿許之。公之諒直，常爲李邕、張庭珪稱之。公之政事。
又爲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

柔之力排之而有餘阨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夫古人云道不虛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理評事識以節行聞于時公之孫戶部侍郎平姝以才位光于國報施之道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何歿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平姝奉祖德揭而碑之居易據家狀序而銘之其詞云

有木有木碩大而長破為桷杙不作棟梁有驥有驥規行矩步辱在短轅不駕大輅嗚呼噫嘻公亦如之將時不我遇而我不遇時匆謂已矣天錫多祉既賢其子以濟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尚無先德孰啓後昆

平淮碑　韓雲卿

惟唐上元辛丑歲叛臣劉展稱地弄兵悖撓天常肆虐黎人淮泗而南施于閩越人殘令絶職責不脩先皇帝命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統盧龍勁卒控弦引鏑萬有餘騎涉淮浮江梟懸魁逆布宣德澤返旆河南吳楚之人父子相歡慼屬相賀土壤耕闢年穀豐登舳艫若飛歲月相屬朝廷甄收顯能荐及出領方面入秉端揆已下許錫圭分社有土為王遠近耆耋農桒工賈飲惠懷德皆願銘石江滸播垂休烈其辭曰

昔在上元中夏猶虞奸宄矯攙鯨毒楚吳帝命信都徧師萬人鐵騎騰凌風行雲奔頓旗偃節敦諭威德宄慝不悛搖蠆恃毒桓桓信都奮髯提戈援枹軍門氣凌山河地祇號風江靈鼓波上殞髦頭下除巴蛇通地之經順天之和人胥已安積十餘年田野豐穰轉曹如川伊昔有周召虎方叔降及嬴

秦蜀起　繼蠲嶺險成功孰與爲足天子是咨南人是懷享國
巽都銘功海門陵谷可遷碩德長存

左拾遺翰林學士李白新墓碑　　范傳正

麒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骨價
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塌翅
別島空苗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絶嗣之家難求譜諜公之
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
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
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
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高
卧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
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
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　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
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
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
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
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床方
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
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游他日泛白蓮
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
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
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
而遂之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橦折牙而永息

機用安能倣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鏁因肆
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富作詩非事
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
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為謫
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
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
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
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
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
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
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
於彤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

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歸
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詠在口
無何叨蒙恩奬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
禁樵採備洒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
二人一為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戶甿也因召至郡
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材野而進退閑都應對詳諦且
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
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
為民有兄不相保為天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
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
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
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

宅兆頃屬多故殯于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益摧圮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為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於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遷神于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开稅免傜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於墓有勛庸道德之家兼樹碑于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令作新墓銘輒刊二石一寘于泉扃一表于通路亦覗昔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不泯[illegible]文[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得之於時之文士或得之於宗[illegible]緜緝[illegible]以[illegible]代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譴真斯為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麴櫱暢於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尊前臥必酒甕行必酒船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illegible]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墳卑庳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柏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illegible]民永於此猶懼[illegible]石為二碑一藏幽[illegible]一臨路岐岸深谷高變化將一存一毀名不[illegible]

諸葛武侯廟碑

尚馳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盖有由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

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觸冒天下以圖於士命行旅之
間天資一武侯即所以足之勢者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
嘗躬耕隴畝好為陣形既先主所用自此祖甫周美孰事羨
願平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為己封深益之人
為己畜曹操不敢以兵強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關妄動彼相
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殂遺詔郭務之事大錄于
公輔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臨為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
仕為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豈周公鴟鴞之詩成
王猶金縢之誥邪雖大小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
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結於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至是
公後撫戎仗律無歲不出將圖興復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亚
以南[illegible]而不償志[illegible]
若渭洛之設木牛流馬濟人[illegible]已紓矣制陣圖兵法新
之智可謂矣故得三關不封二斧喪氣大勛未集行師而殞
惑焉野祠昕廢蒼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
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為公死而平沃土富饒
其利不為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衆不為公死而減府藏穀
帛其富不為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於前鍾會躡跡於後減
蜀三十萬戶如撓羊群劉禪竟不免面縛盟門身為降虜天
事歟人事歟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
殷殷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復惕息而
不敢戰是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舉其大略真命世之雄未
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論不遠前賢
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

海咸理諸侯不讋盍津而天下大定但為天不假年志盡莫就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於藪澤其可得耶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定軍前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今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狀帶威神若歲大旱郡人禱之能為雲為雨是謂存與沒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貴於生銘曰

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突兀卧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趨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略地氣蓋全吳併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叢既得武侯聽施魏都敵國未成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降得乎荒墳四穨樵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山陽

贈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　楊炎

秦霸也張祿去魏漢興也淮陰離楚龍鳴風雨之會蛇變涯蟠之中逶迤感通精氣相合斯冥契也豈人力也皇唐贈司空范陽大都督李公諱楷其本出於隴西八代祖節後魏鴈門太守燕齊之亂族沒鮮卑東遷號良將之家北部實大人之種其生激碣其居戴斗海塞迴抱興公之器天星下直為國之祥英氣混茫熊據龍驤望其形得山河之狀覩其鋭見金鼓之威神明為徒義勇為器久視中以驍騎歲入于遼西臨太原南震燕趙雲水照于河上天兵宿于北門朝廷憂之有命招諭合以信誓際于天人話言感寤撫劍歎息是歲以

控弦之士七百騎鞬櫜入塞解甲來朝以其本枝復賜李氏
授玉鈐衛將軍左奉宸內供奉圖形雲閣之中置酒蓬萊之
上君臣相賀羽衛生光君子曰井谷不可以游黿龍蟻垤不
可以戴松栢漢於是始靖虜於是始憂是後殪絲韝于鴨綠
之野覆株胡于榆關之外北出障塞懷其王庭南救河源復
其死地石堡之役以一旅定三軍冷陪之師以虛聲破精勁
東封之歲外將天軍河湟未寧西護監牧雲麾鉄騎山動地
蹋右據清海北登狼山冰泮則會師風高則出塞皇威振于
四海王化敷于無外故得大命三錫天馬輅驂定國難者兩
朝拖侯服者四紀會兵車者百勝出帳下者千人國有事未
嘗不勤勞無私可謂知禮於戚天道曖昧胡星未殞以營平
之年不終大用以伏波之病再出窮荒天寶元年五月二十

曰自河源虢于懷遠縣之師次春秋六十七贈營府都督明
年詔葬于富平縣壇山原維公智之大賢神之異門心和體
劉慮遠精微思乎耳目之外行乎變化之中震呼戎獯嘯吒
風雲貔虎之悍以禮成百物之强以謀勝故擗卑因之以疲
中國天后取之以空大漠於中宗開朔方之地四百里於磨
宗食佐命之邑三千戶於玄宗則主禁衛吞諸戎東西南北
動罔不尅禦戎安邊凡十命焉祚于後也允子太尉中書令
東都河南江淮等道副元帥臨海郡王光弼少子太僕御史
大夫渭北鄜坊等州節度使武威郡王光進貞河圖以列四
星遇黄主而當三傑肅宗之功復區宇更為桓文令上之道
訓華夷並為君畢乾元中天子以公炳德丕蔡積仁流慶大
福再成没而不朽乃命太常追考功績謚曰忠烈贈司空范

陽大都督夫人贈號韓國夫人於是建廟堂命宗記室有山龍之服樂有鍾石之和昭宣令圖是有銘篆銘曰

浤浤上象降精于北是生純臣其在異國矯矯府君蔚其英靈蛇蟠斗極鵬化南溟求于本邦會此天庭風驅虎旅雲合狼星綿綿塞草夭陽華夏北距陰山野無胡馬殊勛大績玉劍玄社天摧武庫海折崑崙在昔遺慶惟曾誠孫曰聖在天勤于至道既命太尉又崇太保一門四龍二作元老赫赫元老氣含清真白髮重冠高堂有親帝命韓國祚于夫人亦詔劇丘下寵明神彼丘之榛此石之嶙悠悠令德萬古清塵

虞帝廟碑　張正言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夷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羲仲龢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于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于內堯之九男服勤于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遂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後文救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靡乎咸若無為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亦嘗不憂曆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

曹丕父子世為漢賊當昺昜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夸群雄猥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為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為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澨先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荊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史守文[illegible]大樹風教小康黎元相岡巒移棟宇前豁林莽溝獘愷之地爲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微閟宮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覲東后朝衆聖會群臣則知湯武不敢升堂自愧于廊廡之下高光不敢汲户退慚于闥閾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譏爲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玄石其銘曰

系自顓頊家于句芒大口奇表重瞳異相俗變山中風移河上其器不竊其人皆讓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陶唐禪于有虞域中交泰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黃龍負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脫屣城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無改象耕未輟鳥耘猶在託此巖阿神心若何蒸嘗昔少俎豆今多百越迢遙九嶷嵯峨湘雲古色楚水新波庭蘿松桂森若容衛簷度風飈宛如簫韶黎庶以寧陰陽以調憑茲聖靈祚我皇朝

野廟碑

陸魯望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

功德可紀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粵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有容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階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于上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甿作之甿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耋孺畜牧慄〻然疾病死喪甿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貯于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佪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亂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頎〻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首陽山碑　皮襲美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

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為貞澹然氷玉不足以為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名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隗乎若夷齊者旨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梅先生碑　　羅昭諫

漢成帝時綱紐頹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衰而劒履間鍵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綱突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攖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集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也遂碑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五十二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